

当

代名家精品珍藏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 
Zhencang

# 幸福 像花儿一样

Xingfu Xiang Huaer  
Yiyang

石钟山 / 著

APE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 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 
Zhencang

# 幸福像花儿一样

Xingfu Xiang Huaer  
Yiyang

石钟山 / 著

AR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像花儿一样/石钟山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4. 9

(当代名家精品珍藏系列)

ISBN 978-7-5396-4933-7

I. ①幸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 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

出版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统筹: 朱寒冬 岑杰

特约组稿: 上海之冠文化

责任编辑: 岑杰 韩露

装帧设计: 丁明

---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销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---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4.125 字数: 260千字

版次: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(精装)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
| 幸福像花儿一样 / 1   |
| 幸福还有多远 / 48   |
| 幸福的完美 / 101   |
| 玫瑰绽放的年代 / 151 |

# 幸福像花儿一样

## 自序：幸福的种子

目前，文学驮着影视走的现象，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。从走红的影视剧中，都能找到这样的佐证。我个人的观点，一部好的小说，首先要有好故事，然后才是成功的人物刻画和合适的语言方式，如果这三点都具备了，此小说可以肯定地讲，它就是优秀的。

那么一出好的影视剧呢，细究起来，也不外乎这三条理由。故事好看、人物饱满、对话精彩，无疑是影视剧最大的看点，也是其成功的必然因素。

这样说来，一部优秀的小说，无形中符合了优秀影视剧的要素，文学和影视联姻也就成了必然。眼下，原创的影视剧越来越少，而以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则越来越多，这一切便不足为奇了。文学驮着影视走，也就成了现实。

原创文学，是影视剧本的一粒种子，她的成长有赖于诸多的外部因素，比如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等对原著的把握。在光照很好、养分充足的情况下，这粒种子无疑会长成一棵大树。树的每根筋脉中都流淌着种子与生俱来的血液。如果这棵大树没有长好，肯定有种子先天的问题，当然也有着后天的因素。这棵树长高了，长大了，遮天蔽日了，除了种子先天优良外，客观的风调雨顺也是不可

或缺的。

我的观点是,一部影视剧的成功,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才成为可能。共同协力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电视剧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,源自我的小说《幸福像花样灿烂》,就是文学和影视的又一次联姻。该片发行时,得到了各方的好评,一时洛阳纸贵。看来这部电视剧是成功的,但它究竟能成功到什么份儿上,还要看观众的最终反应。我和观众一样拭目以待。

希望这粒文学的种子,是幸福的。

公元1976年,那一年的深秋,军区文工团舞蹈演员杜娟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那个深秋,某一天的中午,杜娟收到了两封男性来信,这两个男性她都认识,而且说来还相当的熟悉。

第一封是文工团白扬干事来的,他在信里这么写道:

杜娟:

你好!

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时间,我在排练厅等你,有话对你说。

此致

敬礼!

白扬 即日

另一封是军区文化部文体干事林斌写来的,他在信里这么写道:

杜娟:

我这里有两张文化宫的电影票,是你最爱看的话剧《春雷》,如有时间,在你们东院的西门口等你,时间是六点半十分。

此致

敬礼!

林斌 即日

杜娟在这天中午一下子就收到了两封男性来信，她觉得自己要发生大事了。这两封信她是拿到厕所里看的，只有厕所里才不被人打扰，没人看到她脸红心跳的样子。看完这两封信，她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，呆呆地蹲在厕所里。在这期间，同宿舍的大梅到隔壁的厕所里去过一次，她知道杜娟就蹲在一旁。大梅完事之后，敲了敲挡板道：“杜娟，怎么还拖拖拉拉的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‘老朋友’来了？”

杜娟含糊其词地应了一声。大梅走了，杜娟仍蹲在那里，她要一个人好好地想一想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

杜娟二十一岁了，她到部队已经九个年头了，她是十二岁那年被部队特招来的文艺兵。那时，她在老家那座城市里的文化宫里学舞蹈，说是学舞蹈，无非是练一些基本功，弯腰、劈腿、把杆，等等。那年，军区文工团到各地去选舞蹈学员，他们一下子就看上了她，还有大梅。那时，能到部队当兵，尤其是女兵，没门没路子的连想都别想。因为部队招的是文艺兵，还是要考虑特长的，于是杜娟便成了一名文艺兵。

接下来，杜娟就开始了部队的学员生活，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五年。五年不算长，也不算短，杜娟终于合格毕业了，现在成了一名排级职务的舞蹈演员。她感到生活幸福又美好。

她现在已经是干部身份的舞蹈演员了，也就是说，不管她以后跳好跳坏，能不能吃跳舞这碗饭，她都是一名部队干部。也就是说，她进了保险箱，不管以后在部队还是在地方，她都是一名干部。干部和一般的群众比，天上地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二十一岁的杜娟这种优越的心理已经持续好几年了，许多和她一起成长起来的学员，都有这种优越感。她们当学员时的那种努力、刻苦、勤奋等等，在她们成为干部演员后，都大打折扣。这一

点可以从她们的体形上清楚地看到。她们胖了，先是脸圆了，然后是腿，以前细细瘦瘦的腿，变得饱满了，然后就是胸，坚挺瓷实。

这一变化，最突出地表现在她们吸引的男性目光上。

她们还是学员时，走到哪里，都会吸引来一片目光，那些目光是新奇的、惊叹的。因为那时她们还小，这么小，这么漂亮的一群小姑娘，穿着军装，肯定是突出的、卓尔不群的。于是缭绕在她们周围的目光是惊奇和羡慕的。现在却不同了，不管她们是集体还是一个人，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，她们都会把男性的目光牢牢地吸引到自己身上。那是男人欣赏女人的目光，她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周围这种目光的变化。于是她们挺胸抬头，用灿烂的表情和丰富的身体语言来迎接这种男人的目光。

她们这一茬舞蹈演员，刚二十出头，花季芬芳，不能不吸引众多的年轻男性的目光。但是他们也是有自知之明的，这些女孩子他们是得不到的，只能远远地欣赏。在这之前，那些文工团的女孩子大都嫁给了有头有脸的男人。这些男人的父母大都在部队工作，自然都是首长一级的人物，孩子们自然也就有了头脸，先是参军，最后是入党、提干，然后调回军区，在机关里当参谋或干事，他们选择女朋友的目标，首先瞄准了文工团的女孩子们。只有这样，才门当户对，况且又是近水楼台，他们得不到还有谁能得到？

杜娟这拨女孩子，早就被众多首长的儿子们物色上了。有的已经挑明了，大梅的男朋友就是军区后勤部长的公子，这个公子现在在司令部作战处当连级参谋。现在每个周末，那个王参谋都要到文工团里来接大梅。两人说说笑笑地走了，去后勤部长家。

大梅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杜娟都睡了一觉了，大梅回来之后仍然是兴奋的，她不断地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杜娟蒙眬着眼睛去厕所，借着走廊里的灯光看到倚在床头的大梅仍大睁着眼睛。

杜娟就很不理解地说：“都啥时候了，还不睡呀？”

大梅就说：“睡不着。”

杜娟就说：“那个王参谋对你好吗？”

大梅就潮湿地说：“好。”

杜娟就不说话了，大睁着眼睛望着黑夜，想象着是哪种好法。

大梅又说：“王部长在催我和小王结婚哪。”王部长自然是小王的父亲。

杜娟的心里就动了一下，然后就说：“结婚有房子吗？”

见杜娟这么问，大梅就胸有成竹地说：“王部长说了，结婚就住在家里，他们家房子多的是。”

杜娟这才想起王部长住在西院首长区的一片小楼里，那是一幢二层小楼，独门独院。王参谋是王部长最小的儿子，上面有姐姐和哥哥，哥哥姐姐早就成家另过了。王部长现在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，住房自然不成问题。

杜娟暗自羡慕大梅，觉得大梅找了一个中意的男朋友。

两个男人的爱意同时击中了杜娟，那个深秋的中午，杜娟捧着两封男人来信，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## 二

文工团干事白扬长得一点也不白，可以说有点黑，原来在基层部队当排长，后来父亲先是当上了军区文化部的副部长，当副部长时便把白扬调到了文工团当干事，文工团隶属文化部领导。后来白扬父亲又当上了文化部的部长，师级干部。白扬整日里就显得很优越，在文工团工作，每日里和演员们打交道，又是年轻人，正是追女孩子的时候，身上的故事就很多。

白扬调到文工团不久,据说先是和话剧团的“小常宝”谈过恋爱。《智取威虎山》被话剧团改编成了话剧,演“小常宝”的女孩子也姓李,那一年才十八岁,梳两条长辫子,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。自然是白扬先追求“小常宝”的。前一阵子,“小常宝”刚写过入党申请书,白扬干事就三天两头找“小常宝”谈话,两人选在白扬的办公室谈,后来就在文工团的院子里谈。当时的季节是春天,杨树吐绿,到处显得生机勃勃,白扬背着手,带着几分领导做派,“小常宝”把手插在裤兜里,样子天真而又幼稚。白扬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,样子激动,“小常宝”半低着头,一条辫子在前,一条辫子在后,满脸羞怯的神情,两个人的样子成了那年春天文工团一道最通俗的风景。

后来两人又形单影只起来。“小常宝”在那一段时间人变得痴呆起来,有时站在一个地方好久不说一句话,就那么呆呆地望着,眼前并没有什么,但她仍痴痴呆呆地望着。不久,人们才知道,白扬和“小常宝”散伙了,白扬又和一个唱歌的女孩子谈起了恋爱。人们便明白“小常宝”为什么痴呆了,那一阵子,天真活泼的“小常宝”不见了,只剩下一个恍惚的、脸色苍白的小李。不久,“小常宝”提出了转业,再也没有出现在话剧团,听说转业手续什么的都是她哥哥来办的。人们不知道白扬和“小常宝”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白扬和唱歌那女孩子,恋爱似乎是有始没终,两个热乎了一阵子又热乎了一阵子,最后也不了了之了。白扬和唱歌那女孩子倒没什么新故事,只是那女孩子调到了南方一个军区,她老家在那。又一个女孩子在文工团消失了,似乎和白扬有关,又似乎无关。

白扬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文工团的每个角落,凡是有女孩子的地方便都有白扬的身影。白扬是最后将触角伸向舞蹈队的,据大梅透露,白扬曾向她发出过求爱的信号,那时王参谋还不认识大

梅，大梅也曾赴过白扬两三次约会，第一次是谈话，第二次是去看电影，第三次去公园。从公园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梳洗过的大梅脸红红地倚在床头对杜娟说：“我谈恋爱了。”

杜娟吃惊地说：“和谁？”

大梅两眼放光地说：“白扬。”

杜娟就有些吃惊地望着大梅说：“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？！”

杜娟在这方面可以说反应比较迟钝，文工团青年男女一有谈恋爱的迹象，马上会作为头条新闻传遍整个角落，最后一个知道的一定是杜娟。按现在人们的说法是，杜娟的情商有些低。八九岁开始学习跳舞，十二岁入伍，她只对跳舞感兴趣，除此之外，一切她都很迟钝，每日里笑呵呵的，谁说的话，她都相信，跟她说完了，与自己无关的，第二天一定扔在脑后。因此，杜娟和大梅比起来显得单纯，单纯得有点没心没肺。大梅的事从不回避杜娟，包括第一次来月经这样羞于出口的私事。大梅只把杜娟当成一只耳朵，听过也就听过了。

那天晚上大梅便把自己初恋的幸福说给杜娟听。大梅说：“白扬摸我这了。”

说完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左胸。

“真的？！”杜娟此时面色鲜红，仿佛白扬摸的不是大梅而是自己。

如果王参谋不及时发现，也许大梅真的会和白扬有什么故事了。这时王参谋及时出现了，大梅和王参谋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和王参谋见过一次面，又去了王参谋家里一趟之后，大梅当即做出决定，彻底和白扬断了往来。那一阵子白扬很是失落，他天天绕着舞蹈队的宿舍楼转来绕去的。王参谋正在和大梅热恋，只要一下班，便急三火四地来到文工团接大梅，那时他们把业余时间安排得丰

富多彩，轧马路、逛公园、看电影，俩人走在一起的身影，亲密而又幸福，白扬躲在暗处火烧火燎地看着眼前的幸福一对。

大梅投入到王参谋的幸福怀抱之后，曾和杜娟有过一次对话。

杜娟说：“白干事人也是不错的。”

大梅说：“王参谋人更优秀，他是搞军事的，以后比白扬有前途。”

杜娟又说：“白扬的父亲是文化部长，管着咱们，你不怕？”

大梅也说：“杜娟你不知道王参谋的父亲是谁吧，他是管后勤的王部长，军区常委，比白部长大好几级呢，我还怕白部长给我穿小鞋？”

杜娟这时似乎才明白大梅为什么会舍近求远，这么快投入王参谋的怀抱。从那以后，白扬干事果然没再纠缠大梅，他只能远远嫉妒地看着。大梅的幸福便轻车熟路了。

在这之前，杜娟做梦也没想到白扬会给自己写信。杜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，平时她只出入宿舍和练功房，要么就下部队去演出，文工团办公楼她很少出入，偶尔去开会，也都是和大梅等人结伴而去。以前她只远远地看过白扬，那是一个长得很结实的小伙子，要地了解白扬的话，都是从大梅嘴里得知的，包括当年他和“小常宝”谈恋爱，又和那个唱歌的女孩子有来往，一直到最后白扬摸了大梅那个地方。总之，她对白扬的了解是抽象的。

大梅对白扬的评价是这样的：白干事很有激情，就像钻进女人肚子里的蛔虫，他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他干的事你觉得都蛮舒服的。

那时杜娟就想，大梅一定是想让白扬摸了，白扬才摸的，要不然大梅不会说这种话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白扬经常到舞蹈队的练功房里去转一转，背着

手很悠闲的样子。舞蹈队的队长也很尊重白扬，毕竟是文工团机关的，况且又是白部长的公子。队长每次见到白扬都热情地打招呼说：“白干事，有什么指示？”

白扬就挥挥手说：“什么指示不指示的，随便看看。”

刚开始，队长以示对白扬的尊重，总要在白扬的身旁站一站，说些客套话，白扬就说：“你忙，我就是看看。”队长就走了。白扬就从这间练功房走到那一间。

练功的时候，女队员在一间，男队员在一间，白扬看男队员练功时，神情是马虎的，草草地看了，就来到女队员练功的房间。女队员练功时，穿得都很少，练功衣裤都是紧身的，显得胳膊是胳膊腿是腿的。在白扬这种男性的注视下，这些女队员很不好意思，脸自然是红了。白扬似乎也觉得有什么不妥，看一会儿就走了，第二天仍然来。

杜娟要说和白扬有什么接触的话，就是在不久前一次在食堂里。

杜娟打了饭坐在一张空桌前吃饭，白扬端着碗走过来，坐在杜娟的对面。杜娟因为对白扬不熟，只和他点了点头。

白扬似乎对杜娟了如指掌。白扬坐下就说：“杜娟，你怎么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呀？”

杜娟红了脸。前面说过，杜娟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只对跳舞精通，别的事她都搞不明白，她更不知道入党和跳舞有什么关系。

杜娟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。

白扬又说：“你们舞蹈队的人，差不多人人都写了入党申请书。”

杜娟这才说：“她们是她们，我是我。”

白扬就说：“你要提高自己的认识，找个机会我和你谈谈。”

说完这话之后，白扬端起饭碗就走了。今天她接到白扬的信，她不知道是不是和她谈入党的事，要是这个事，白扬完全没有必要写这封信，他可以打个电话通知她，几点到他办公室去。

那不是这事又是什么事呢？

### 三

如果只收到白扬的一封信，杜娟就不会这么犯难了，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赴约，不管白扬谈什么，她都会感到很高兴，甚至会感到幸福的。

偏偏在这时，林斌也来了封信，他约她去看话剧。《春雷》这场话剧她在不久前曾看过，是文工团组织看的，她很喜欢。《春雷》里那个青年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。她记得看《春雷》的时候，林斌就坐在她旁边，因为自己入戏了，她甚至忘记了周围人的存在，她用手帕不停地擦眼泪，主人公的命运让她担惊受怕，她双手死死地抓着身体两旁的扶手，直到戏演完了，灯亮了，观众热烈地鼓掌，她才清醒过来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冲林斌吐了一下舌头，然后慌慌张张地随人流向外走去。直到走到停车场，他们排着队上车，林斌才在她身后问：“喜欢《春雷》吗？”

她没敢回头，在灯影里使劲地点了点头。那天回来的路上，林斌就坐在她的后面，她没回头，但她感受到，林斌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自己，她的脸颊也因此热了一路。那天晚上她失眠了。

林斌是军区文化部的文体干事，平时和文工团打交道很多，军区舞蹈队不管排练什么节目，事先一定要报机关审查的。林斌分管文体工作，每一次报告总是最先报到林斌那里，然后林斌就代表

组织到文工团来,先找领导了解情况,最后找到这个戏的主角问一些情况。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将了解到的情况记到小本子上,回到机关后,再把他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领导,最后是白部长在汇报上画圈,不久,一份红头文件就下来了,上面说同意文工团这个节目的排练。

节目排练了一阵子,文化部的领导就亲自审查了,林斌自然也在其中,仍拿着那个小本子。文工团上上下下又认真准备了一通,团长、白扬等人也跑前忙后,一千人等看完了排演的节目,每次都会有些意见,先是领导们说,林斌不停地记录,到最后林斌也会说上几句,话语轻淡淡的。他总是在强调领导曾经说过的话,领导没说过的他从不多说一句,然后合上本子,恭恭敬敬地望着领导,等候领导的最后指示。

林斌在这种场合下,总是显得很文静,脸也长得很白,一点也不像白扬。他和白扬很熟悉,每次到文工团来,他都要和白扬说笑上一阵。

杜娟有一次排练了一个双人舞,节目审查的时候,林斌也来了。刚开始杜娟还能一心一意地跳舞,不经意间,她的目光和林斌的目光对视在了一起,林斌正专注地望着她的眼睛,不知为什么,在余下的动作里,她总是走神,一连出了好几个错。节目完了,她连头都不敢抬,坐在一旁,领导说了些什么,她一句也没有听清楚,耳旁轰响成一片。直到领导起身离座了,林斌走过她身边时,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,说了声:“你跳得不错。”这句话她听清了,不知为什么,那一刻她直想流泪。

她和林斌的接触,差不多就是这些。没想到的是,林斌会在这时,给她写来这样一封信。

杜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件头等大事,她在厕所里,把两封信左

看一遍右看一遍，仍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，到底该怎么办。她下定决心，向同宿舍的大梅求助，她相信大梅，天大的事到了大梅眼前都是小事一桩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她有这种本事。

正是午休的时候，大梅已经躺在了床上。大梅有个毛病，每次躺在床上，总是要把自己脱得干干净净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睡着，否则，她将寝食难安。大梅说，脱光了衣服睡觉是一种幸福，穿着衣服那才是活受罪呢。杜娟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大梅似乎睡醒了一觉，她正眯着眼睛看杜娟。然后她就一针见血地说：“杜娟你出事了？”

大梅这么一说，杜娟就再也承受不住了，一股脑把两封信都塞到了大梅手上，自己坐在床沿上，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她似乎在等待着大梅的宣判。

大梅看了一眼信，又看了一眼，然后惊讶地说：“呀，杜娟你不得了，爱情来了。”

杜娟红着脸说：“大梅你小点儿声，怕别人不知道咋的。”

大梅平静了一些道：“杜娟你真幸福，同时有两个男人喜欢你。”

杜娟无助地说：“要是一个人还好办，两个我可咋办呢？”

大梅又说：“白扬不错，他就是咱们团的人，年轻有为，有多少女孩子喜欢他都喜欢不上呢。”

杜娟说：“那我今晚就去见白扬。”

大梅这时在被窝里又摇摇头说：“林斌也不错，他没什么靠山，这么年轻就在大机关工作，在领导身边，以后一定会很有前途。”

杜娟因此也改变了主意：“那我去见林斌。”

大梅沉思了一会儿，伸出白白的胳膊，抱住自己的头说：“别忘了，白扬的父亲是白部长，虽说白扬暂时在咱们文工团这座小庙，谁敢说以后不会调动。”